

第十六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黎 明

樊壁珠

（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6 级）

—

吴二子出生的时候，吴家有些轰动。倒不是说吴二子自带奇异天象将来必成大器云云，而是这男孩儿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女孩儿。

王凤怀着吴二子的时候，吴老太恨不得把她供起来。

村里的婆子妈子们都说，吴老太命好，王凤肚子冒尖尖，这一胎肯定是个男孩儿！吴老太听了心下不只一喜，乐的褶子都要插进头发里去了，更是在王凤即将临盆那几天激动的睡不着觉，只要睡着就梦着个白胖的小男娃朝她跑来。这更坚定了吴老太能抱上孙子的想法，家里再穷也好吃好喝伺候着王凤，就怕一个不注意惊扰了自个儿的大胖孙子。

这么些时候，王凤倒是养的白白胖胖的，孩子一声哭叫出来，吴老太彻底傻了，这煮熟了的鸭子，哦不，这健康的大胖孙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胖女子呢？吴老太把新生下来的小崽儿翻来覆去的看，就怕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，最后终于确定了，她辛辛苦苦供了几个月的小祖宗是个女娃子。

听见孩子的哭叫，吴柱子急着往进跑，被本就不高的门槛子绊了一脚，重重摔在地上，也顾不得疼，赶紧地起来进了里屋。只见吴老太蹲在地上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，王凤沉着脸把小孩裹在被子里。

“这是咋了嘛，刚生完孩儿，咋能在这屋里抽烟了娘。”吴柱子赶着上前要熄掉老太太的旱烟。老太太瞪他一眼，把手里的烟斗狠狠摔在地上，站起来就想骂王凤。话还没骂出口，老太太起身太急眼前一黑差点摔倒，吴柱子紧着上前扶她。

“不要动我，你看看你看看，生了个啥玩意儿嘛！”吴老太甩开柱子，伸出一根粗黑的手指指着床上的小孩。王凤开始抽抽搭搭地哭，又怕吴老太骂，一个劲儿憋着，只发出零零散散几声哭，老太太听了更生气，脚都要给跺麻

了：“哭个啥子，哭个啥子，白养你这些些，看你生了个啥，趁早卖了别留着瞎吃饭了，跟大孩儿一样死了算了！”吴老太骂不下去了也开始哭，一边嚷着：“我造了什么孽啊……”

吴柱子站在一边不知道劝谁，脸憋得通红才苍蝇似的说了一句：“女娃儿就女娃儿嘛，又不是不能生了，看你们闹得，有啥了嘛。”王凤和吴老太都不搭理他，自己哭自己的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，吴家才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当天村里就传遍了，吴家招惹了神灵，一个男娃娃变成了女娃娃。

吴二子就是那个被神灵惩罚生下来的女娃娃。

吴二子之前有个姐姐，叫吴大丫，刚生没几天就感冒夭折了，家里没钱治，吴老太想着反正是个女娃，死就死了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凭它去了。二子没出生的时候，老太太已经给她起好名字了，最后是个女娃，老太太也没心情再改，就这么叫着了。

就这么一直到吴二子三岁的时候，王凤又生了一个孩子，这次是男孩，吴老太高兴地直喊柱子，吴柱子往进跑的时候又摔了一跤，薄裤子划了一个大口子。吴老太抱着大孙子走来走去，王凤躺在床上止不住的笑。

“大媳妇啊，你这几天就好好歇着喂三儿，我和柱子下地去就行了。二子，给你娘舀一碗水来。”

“她这么小怎么舀水，娘你快歇歇哇，我去舀去。”吴柱子一只手拉着二子走了出去，拍了拍她的脑袋，说：“耍去吧。”都说小孩子不记事，这件事却印在二子脑子里好多年，她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独独记住当时的爹。

吴二子的弟弟叫吴成仁，是王凤给起的，她说，吴家好不容易来了男娃，将来必须成人，吴老太不懂这些，只说名字好就行，咱们家三儿肯定有出息。二子很难过，她觉得弟弟的名字更好听。

到三儿该念书的时候，王凤连着几夜纳了几副鞋垫叫吴柱子去市上的时候顺便卖了，最后东拼西凑够了学费，把三儿送到了隔壁村学堂。家里的事儿多，送三儿念书的担子就落到二子身上。来回路远，二子来不及中途回家一趟，就坐在学堂门口等三儿放学。先生偶然一次看到坐在石阶上啃着硬面饼的二子就把她拉了进去，从此，学堂最角落的位子就是二子的，二子很喜欢听先生讲课，那是二子最快乐的时光。

之后的某一天，二子突然被三儿偷偷拉了出去。

“怎么啦三儿，先生一会儿要讲书了。”二子急着想进去，被三儿一把拦住。

“你能不能不和我一起听课，现在他们都笑话我，你看看你多大了，还跟我们一起念书，你没羞吗？”三儿仰起脸，二子这才发现，三儿一脸怒容，那眼神中穿透出的像一把锋利的抹了醋的刀子，直刺进二子的心脏。

“……”二子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沉下头去，忽感鼻子一酸，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掉。三儿一看，心下当即就软了，二子的鼻子哭的通红，鼻尖透着些亮，三儿觉得那有点像村长儿子曾吃的石榴，甚至有点可爱。

“哎呀姐，你哭啥，算了我们进去吧。”三儿拉着二子往里走。二子听着先生讲书，突然开心了起来，把刚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

日子就这么持续了几年，二子认识了些字，读了几本书，三儿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去学堂了，吴老太不再让二子去送他。二子哭着跪下求奶奶再让她去几天，吴老太一巴掌甩过去，怒骂：“家里事情这么多，你这丫头天天就想着偷懒往那里跑，就算不要钱你念书有什么用，三儿长大了要做大官的，你能和他比？你翅膀硬了，我们留不住你，再呆几年把你嫁到邻村去，我们也清静！明天跟你娘下地去，不要再烦了。”二子被打的站不稳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她手指不小心戳到了地，一股钻心的疼让二子的眼泪直往外冒，二子却不哭了，她使劲擦了擦脸，起身跑回了屋里。

那天以后，二子天不亮就被叫起来砍柴烧水做饭，十几岁的小丫头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村里的大妈大嫂都对二子喜欢的不得了，却又听说吴二子出生以前是犯了神灵的，便也不敢多问寻。

那年腊月，吴家隔壁的林姐儿出嫁，二子起了个大早偷偷去看林姐儿，林家嫂子扯着两根线在林姐儿脸上画，林姐儿疼的直皱眉头。二子轻轻走到旁边，问道：“姐儿这是在干啥哩？”林嫂子唬了一大跳，赶着将吴二子往外推，今天林姐儿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能让吴二子给冲撞了。林姐儿抓住嫂子的胳膊，轻轻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碍事，天见明了有人来了再叫她走，这下没人，让她看看吧。”林嫂也便不再赶，凭着吴二子在一旁痴痴地看。

“二子啊，姐开脸呢，今儿个出嫁，以后姐就没时间跟你说说话儿了……”林姐儿说的有些哽咽，眼圈红红的又不敢哭出来。“你看看你，有啥了，大喜的日子不能哭。”林嫂赶紧给林姐儿递了条帕子。二子没说话，就蹲在林姐儿旁边看。

“左弹一线生贵子，右弹一线产娇男，一边三线弹得稳，小姐胎胎产麒麟。眉毛扯得弯月样，状元榜眼探花郎。我们今日恭喜你，恭喜贺喜你做新娘。”

林姐儿开完脸，脸有些发红，林嫂拿出大红喜袍叫姐儿穿上先歇歇，没多会儿，林姐儿脸上红色褪去，整张脸白净如玉，比平时更胜几分。林嫂开始在姐儿脸上描描画画，描一双柳叶眉，画一对桃花眼，两颊微粉含春，再点朱唇，最后头发挽成髻，龙凤呈祥盖头披，只等凤鸣一声起，佳人上轿离家去。

二子看着林姐儿盖上盖头，忽而有些难过，再叫林姐儿姐儿不应，二子溜回了自己家，边烧水边开始嘤嘤地哭，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些什么，林姐儿平日喜欢偷偷给二子塞一些吃的，喜欢拉着二子唠家常，她走了，二子就真的一个人了。可是她听说，林姐儿嫁的是邻村一个好人家的，这是好事儿，不该哭的。林姐儿出嫁这天，二子把自己关在灶房里一整天，谁叫也不应，家里人都去吃喜庆饭了，二子就沉沉地睡了过去，梦里她穿的和林姐儿一样……

二

林姐儿出嫁以后，吴二子的生活又重回平静，偶然挨骂挨打照样波澜不惊。直到王凤告诉她，她要出嫁了。

某日邻村马姓村长前来探亲，偶然遇到井边挑水的吴二子，二子生的健康，做活儿一把好手，两个眼珠子充满神采，当时马村长就问那是谁家姑娘。不久，媒婆就带着马村长家的东西来提亲了，吴老太从没见过那么些好东西，连连答应，吴柱子却犯了难，马村长的儿子马富贵从小便腿部残疾，如今二十好几了，家境差不多些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去，谁想守着个残废过一辈子呢，家境差些的马家从没放在眼里过，今日马富贵老大不小，马家犯了难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这儿子没人照顾是一说，马家香火延续不下去可就是大事了。马村长管不了太多，找了媒婆就去提亲，势必把吴二子取到马家来。

“娘，这不好，马家是有钱，可他那小子是个残废，二子嫁过去哪里有好日子过，那钱又到不了咱手里，不如给二子找个门当户对的嫁。”吴柱子连连摇头。

“放屁！门当户对那是有钱人家里说的，二子能攀上这个高枝已经是菩萨开恩了！你还不知足！这马家给的钱就攒着，以后三儿娶媳妇还得用。”吴老太一口啐在吴柱子脸上，两只手收罗着媒婆带来的东西，生怕掉了个啥。

媒婆看这家里是老太太说话管用，便直接道：“那这门亲事就这么说了，我去和马村长再商量商量，具体的我回头告儿你们来！”

“行行，大妹子先别急着走，喝口水来？”三儿出生以后，这是第一次吴老太这么高兴。

“不了不了，我还赶着给马村长回话儿去，你们大伙和新娘子准备着！”

吴老太没提二子不吉祥那件事，村里人也都有默契地没有提，二子离了自家村，说不定好运气就要来了。

要说二子出嫁，王凤有点愁，倒不是难过二子要走了，只是这以后家里的活儿又要落在她一个人头上，二子出嫁了确实少了份劳力。但是她又挺高兴，马家给了那么些钱，过年的时候能添置件不错的衣裳了。想到这，王凤高兴地把二子从灶房拉出来告诉她这门亲事，二子先开始有些懵，后来反应了过来，她要嫁给一个残废了。二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吓了王凤一跳，王凤掐她一把，问：“你这女娃儿，哭啥？”

“我不嫁！”二子边哭边嘶吼出来，她感觉嗓子有点疼，还有股子血腥味儿。

王凤白了她一眼，只丢下一句话：“这可由不了你。”

吴老太和王凤心下高兴，也不理二子的哭闹，只留她一人在院子里哭累了坐着。吴柱子蹲在她对面，二子又开始轻声抽泣：“爹...我...不想嫁。”

吴柱子叹了口气：“爹知道，可爹说了没用啊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都是你奶说了算。委屈你了娃儿。”

二子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吴柱子见二子不再理他，也默默走开了。二子悄悄准备了把剪刀藏在了枕头下。没几日，媒婆送来了喜服，带着马村长来了吴家。马村长只四处看了看，没有坐下，简单谈了谈婚事就走了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二子除了烧水做饭又多了一件事，待嫁。

二子出嫁时比林姐儿出嫁更热闹，这也是第一次，吴家里里外外站满了人。喜服是王凤和吴老太摁着二子换上的，一切打点好之后她们把二子的手脚捆了起来，蒙上盖头塞进了轿子。吴二子就这样出嫁了。

吴老太和王凤不知道，吴二子的怀里紧紧揣着一把剪刀。

吴二子是被抬进新房的，她静静坐在床一角，等着马富贵掀了她的盖头，解了她手脚的绳。马富贵拿着一本书坐在床边看，吴二子偷偷从怀里抽出剪刀紧紧握着。马富贵看着吴二子浑身发抖，又看着她两手发白，紧握剪刀，突然伸手抓着吴二子的胳膊，夺过剪刀一把扔了出去，吴二子开始呜咽，马

富贵顺势给了她一巴掌。“有什么好哭的，你不想嫁你以为我稀得娶吗？”说道一半，马富贵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：“不过也是了，像你这种人，也只配嫁我一个残废了。”听了这话，吴二子止住了哭，抬起眼朝马富贵看了一眼，那人坐在身旁，身形瘦削，整个人尽显苍白，两条腿无力得搭在床沿，这样看还真看不出来腿有什么问题。

“铺开被褥，我要睡了。”

吴二子听话得铺好床，站在一旁等马富贵睡下，又忽而想起马富贵不很方便，就蹲着帮他脱了鞋袜，扶他睡下。二子突然有些脸红，也有些能接受自己是新媳妇这个事实了。洗漱毕，二子轻轻缩在另一边睡着了。一夜安稳。

吴二子在马家过得说好不好，说差不差。吃的穿的都比以前强多了，虽然活儿不少，二子并不觉得累，只是马富贵经常打她，没由头地打，二子常躲着马富贵，生怕哪里不注意再招一顿打。马家人都喜欢这个新媳妇儿，干活利索也不矫揉造作，省了富贵妈很多事，所以平日有了什么好吃的，富贵妈先往二子手里塞一块，让她争取怀上大胖小子。二子虽然害怕马富贵，但更怕问心有愧，某一天她忽然拉住马富贵悄悄说：“我想要个孩子。”

马富贵愣了神，抬起一只手，二子以为要挨打，吓得闭上眼睛，却没等来那一巴掌，她睁开眼睛，马富贵帮她把碎发拨到耳后，问道：“你不嫌我吗？”

“从来就没有。”二子看到马富贵把脸别过去哭了出来，自己心里也有些心酸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她确实嫌马富贵是个残废，谁不想嫁个四肢健全的人，就算穷，两个人一起日子也乐呵。马富贵虽然常打她，却是处处维护她，她怕他，也敬他。而在今天，二子突然明白过来，马富贵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，只是想通过打她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罢了。

那天以后，马富贵再没打过她，但是，二子的肚子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富贵妈的好脾气被时间磨没了，只要看见二子就没有好脸色，甚至直接喊她“赔钱货”，每到这时，马富贵都会出来维护，两个人日子过得也可以。

湖面不会永远如镜，总有一些细碎砸起涟漪。来年春天，天刚回暖，二子生命中最大的噩耗就来了，马富贵掉进井里淹死了。那日二子在做饭，马富贵自己滚着轮椅去井边帮二子打水，一个没注意，整个人翻进井中，连声呼救都没来得及。富贵妈回来的时候只见儿子的轮椅倒在一旁，四处唤人没有回应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往井下看又漆黑一片，富贵妈哭喊着找人去井里捞人，听见风声的人都赶来马家看。二子被院里的嘈杂声引了过去，见大家围在井边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富贵妈一把拉过二子就哭骂：

“你还问怎么了，富贵掉到井里了你知道吗！你不好好照顾他你去哪里了！是不是你推他下去的！你这个毒妇！真是……”富贵妈还没骂完，下去打捞的人已经带着富贵的尸体被拉上来了，富贵妈瘫倒在井边，大声哭叫着富贵的名字。

二子呆在原地愣了好久，她感觉自己仿佛是木头做的，手脚僵硬，半步都动不得，终于接受了“马富贵死了”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二子觉得头皮发麻，一阵头昏她向后仰去……

再醒来时富贵妈坐在她床跟前，二子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她，也不说话，富贵妈突然哭了起来：“孩子啊，你们娘俩命苦啊……”

娘俩？自己终于怀孕了？得知马富贵死了的二子没哭，却在此刻哇的哭出声来，二子哭着哭着突然干呕，鼻涕眼泪混作一团。富贵妈赶紧拍着二子的背给她擦，一个儿子已经没了，不能再把孙子没了。

那几天，二子彻夜彻夜的睡不着觉，她总感觉富贵还在，富贵就在她旁边看书。二子熬得面色发黄，两眼发青，再也不喜多言语。富贵妈看在眼里，又心疼二子肚子里的孩子，劝着二子吃东西。二子发现，富贵妈的眼窝陷得更深了，马村长好像再也没笑过，自己肚子里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平安生下来，所以二子跪在富贵棺材前，轻声道：“你走好吧，我和娃会好好活……”二子感觉轻松了好多，她照常吃饭、睡觉，只是再也没有换过那件素色衣衫。

二子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，村里人都说，二子怀的是个男孩，因为她的肚子冒尖尖，林姐儿拉着二子说，娶了她真是马家人的好福气。二子感觉林姐儿手劲儿大了很多，被她捏过的胳膊阵阵生疼。

二子身体好，怀孕也没觉得身上不好，甚至连孕吐都很少，所以她照常从早忙到晚，她觉得，灶房比屋里舒坦多了。富贵妈没少劝二子让她歇着，二子只是当时答应下来，回过头又钻到灶房里，干这干那。

马村长受了风，二子想熬碗姜汤给他，她搬了小凳子坐在灶前，灶膛里的火苗一窜一窜的，二子感觉她的脸、肚子、身子暖和的不得了，好像马富贵温暖的大手一寸一寸的抚摸着她的肌肤。二子突然回过神，听到富贵妈的呼唤赶忙往出赶，却被脚下柴火一绊整个人向前扑去，那一瞬间，马富贵的脸浮现在二子眼前，接下来的疼痛刺骨，锥心，二子大声喊着娘，富贵妈赶来的时候，二子已经没了意识。

黑暗中，二子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离了出去，她好像看到三魂七魄一个一个的逃离，好像看到马富贵在向她挥手……

好像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把二子从生死边缘推了回来。她睁眼时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看着自己瘪下去的肚子，二子的胸口忽然开始翻涌。马家院子里很嘈杂，却没有一个人进屋来看二子。二子撑着坐起来踩了双鞋子走出去，却见一个人挽着富贵妈的胳膊指着她说：“你看嘛，就是这个女娃儿，吴家的，她生的时候就说不吉利，嫁了人你们家又接二连三的出这些个事儿，我就说是她嘛，一个扫帚星……”二子这才看清楚，那是自家村的王妈，稀稀拉拉的头发贴在脑后，整个人更显刻薄。

“你们马家接二连三出白事，跟她脱不了干系。”林姐儿朝二子这瞥了一眼，故意放大了些声音。大伙儿一看，平日里和二子交好的林姐儿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些事八九不离十了。二子看着众人对她指指点点，时不时几个难听的字眼挤到她耳朵中，二子一瞬间感觉到天旋地转，她再也承受不住了，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：“我怎么你们了，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们都来怪我……”

“你做错什么了？自打你来了，我们家就没有安生过几天！我儿子被你克死了，我孙子也没保住，老马也被你气死了，现在只剩我了，你直接把我弄死吧！你来啊！”富贵妈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揪着二子的头发打骂，二子没有力气挣扎，只能凭她闹。乡里邻居没有一个人前来拉架，他们眼神中，有憎恶、有害怕、有同情……

二子倚在门槛上坐了一晚。

第二日，马家出嫁的女儿回来了，富贵妈收拾好东西赶着二子走。马家女儿嫁到了不远的城里，这次专门回来接富贵妈走，她像想起什么似的，依附在富贵妈耳边道：“她既然嫁来咱马家，就是马家人了，不然咱把她卖了吧……还能得几个钱……”二子听到了，但是没吭声，她只感到无能无力，反正都活成这样了，余下的日子就随便吧。

富贵妈摇了摇头，“让她走吧。”

村子又恢复到平静，只是少了一户马姓人家。

三

二子无处可去，她靠着马家大门坐了很久，她感受到风从她脸边拂过，她看到天上的云都在往后跑，她看到叶子开始发黄了，她不觉得饿不觉得冷，又过了很久，她看到了过往的一幕幕，陪三儿上的学堂，林姐儿出嫁的模样，

马富贵忍不住的眼泪……

二子觉得自己这一生就随马家去了。

二子没死成。她醒来在别人家里，朝那边一看，才发现是先生坐在桌旁看书。先生没看到二子醒了，手中毛笔挥舞遒劲有力，先生的眼睛里有着星星般的光芒，在那一刻突然照亮了二子。

二子爬起来，惊动了先生。他放下手中的笔，局促地跑到二子跟前，倒像个小孩子一般转着袖口不知道说什么。

二子下了炕，跪在先生跟前：“谢先生。”

先生的脸刷的红了，眼角的皱纹里都能溢出红色。他一把扶起二子，然后赶紧弹开，嘴里念叨着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二子噗嗤一下笑了出来，又忽然愣住了，马富贵走了以后，她有多久没笑过了。

先生开始苦口婆心地为二子讲些什么，二子没有听进去，她左右打量着先生的家，很简陋。二子有一句没一句的打断先生的安慰，开始和先生搭话。先生的妻子在两年前病逝了，村里的学堂也很早就不能办了，先生没有孩子没有家人，帮邻近城里人家抄些书赚钱，一人吃饱全家不愁，就这么过到了今天。二子的事情先生听说了，再见到时，她还是那个坐在学堂门口啃着硬饼子的小姑娘，却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。

二子突然不想死了，她不再吭声，一个人开始打扫房间，角落里放着先生夫人的黑白相片，相片很模糊，但二子能看到那是个温婉的女子，她一定和先生一样，知书达理。

二子用行动表现着她要留在这里，先生也不提，自个儿坐在一旁抄书，二子就利落的收拾，两个人默默达成了某种共识。

先生让二子睡炕上，给他打地铺就行，二子把厚的被子褥子在地上铺的松松软软，自己盖着一层薄被睡了。

二子不出门，平时也没人来先生家，大家都以为二子死了。

直到那天先生进城了，二子在家洗着衣服，林姐儿却拿着封信冲了进来。两个人面面相觑，相视无言，林姐儿反应了半晌，不等二子开口，转头跑走了。

就像一颗炸弹扔进了树林，一声爆炸还不够，熊熊烈火要烧许久才灭，不过也有可能，烧遍这原野大地。

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饭后闲谈的内容都是二子，二子成了他们口中那种不要脸的人，却鲜少人骂先生。一些婆子媳妇儿拽着先生说，二子是个不

吉利的人，品行又不好，叫先生赶紧把二子赶走。先生不吭声，甩开她们回了家，丝毫不提外头发生的事。于是，村里人从骂二子变成了骂“那对狗男女”。

二子不在意别人骂她，却不能忍受别人说先生的坏话。她常在院子里听到外头的人大声谈论她和先生，二子不能说什么，只是回屋趴到炕上。先生从城里回来，看到二子红着两只眼睛，心下也明白因为什么，他思虑好久拉着二子的胳膊把她拉到炕沿上坐着，那硬邦邦的触感却让他心里一怔。先生一擦铺子才发现炕上只铺着薄薄一层褥子，又硬又冰，初秋还没有开始烧火却已经有了凉意，再看二子的被子，也是薄薄一层，先生又气又急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最后一跺脚，把地上的被褥都搬上了炕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不必再说了，委屈你了。”先生说罢，径直上炕躺着，也不抄书，从天亮躺到天黑，二子叫他吃饭他也不理。二子当他是生气了，坐在炕沿上不敢动，许久先生才背对着她说了一句：“不早了，上来睡吧。”

二子爬上炕，坐着想了想，慢慢钻进了先生的被窝……

二子在来年冬天生下了一个男娃。村里没有婆子愿意来帮忙，先生急得团团转，最后跑到邻近城里请了个产婆，先生嫌产婆走得慢，抓着她的胳膊死命的赶路，产婆骂骂咧咧的却甩不开先生的手。母子平安，先生差点给产婆跪下，产婆承不了这热情，冒着汗走了。

男娃白白胖胖的，很招人喜欢，二子却不许他出门去玩，先生没给他起文邹邹的名字，只叫他平安，也希望他平安长大就好。

再没有人来过家里，二子觉得日子过的很舒心。她天天把屋子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干什么都很快乐。平安被先生教育的很懂事，喜欢看各式各样的书，二子和先生就省吃俭用给他买，先生觉得，平安可能会成大事呢。

先生又帮平安买书去了，可这次先生却没有回来。

二子左等右等，等到了一个捎信儿的学生，“城里暴乱了，先生为了保护学生挨了枪子，没救过来。”二子不信，跟着学生进了城，直到看到浑身是血的先生，二子的心才狠狠的沉下去，二子没说一句话，背起先生朝家走去，学生叫住了她：“先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要记住先生的。”

二子回头看他一眼，背着先生走了。学生看到二子走得很慢，无论谁叫她也不再回头。

先生怀里揣着一本带血的书，平安抱着那本书哭了很久，二子一滴眼泪

都没留，只是恍然间，她多了半头白发，布了半脸皱纹，她的眼睛像一滩泥沼，死气沉沉。

二子还是把先生克死了。村里人都为先生感到不值。

二子和平安两个人把先生葬在了学堂大院后边的树下，有人想帮二子挖坟被二子赶走了，她不许任何人靠近先生的坟。

先生救下的学生来给二子送钱，二子不收，后来甚至连门都不开，二子说：“你不用可怜我，我能养的起我和我儿子。”学生再也没有来过。

二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先生生前的一张相片，她把它摆到先生前妻的旁边，拉着平安磕了好几个头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拽着平安就往出走。

平安被拽的摇摇晃晃，问二子：“娘，咱上哪里去。”

“照相去。”

二子有些局促，但照相馆的夫人很温柔，她让二子去她的屋里梳洗一下，然后给二子拍了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。二子把洗出来的照片小心的压到先生的书里，趴在上面哭了起来，泪水浸湿了她的衣服，也浸透了她的心。

先生没有家当，二子就进城里给人家洗衣服挣钱，平安再也不讨书看，二子出门以后，小平安就在家做自己能及的活儿。二子每每看到平安冻得通红的手，都会背过身默默地擦眼泪。

只是平安再也没见二子笑过。

二子在给人家洗衣裳的时候，看见主人家的娃娃手里拿着几颗糖，娃娃吃了直眯着眼睛笑，干完活儿，二子就问主人娃娃的糖在哪里买的，她也想给平安带几颗。主人笑了笑，回屋抓了一把塞到二子手里，二子边道谢边往出走，身后娃娃甜甜地说：“婆婆再见。”

二子忽然愣住了，婆婆……可是自己才三十出头……

二子抓着糖回家，却四处找不到平安，她跑出门，只见村里人都往井边走，她心下一紧，快步跑了过去。井底传上一阵哭喊：“娘！救我！娘！”

二子差点背过气，是平安的声音！二子趴在井边大声喊，“平安，平安！”井下只传来阵阵哭声。二子求村里人下井救平安，却没人动弹，二子跪在地上，磕了几十个响头，没人再说话，也没人救平安。

“娘！我撑不住了，娘，有人推……”平安的声音渐弱下去，二子感觉有一把尖刀在她的胸口挥舞，划破了她的心她的肝，搅碎了她的五脏六腑，她沙哑着嗓子大声嘶吼：“我求求你们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们了！求求你们救救先生的孩子……”

最后是平安的尸体被捞了上来。

二子缓缓站起，她抱起平安往家里走，她也听到了身后的窃窃私语：“她真是个祸害，我听说她走了以后，吴家祖孙三代过的可好了……吴家倒是会打算盘，把这个祸害送到我们这里来……”

二子忽然大笑了起来。

那天夜里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田间走来走去。

四

二子坐在田埂上，往嘴里塞了一颗糖。嗯，有一股死人的味道，她想。

她点燃一支火把扔向田间，大火熊熊燃起，映红了半边天空。东边太阳缓缓升起，红的也像火。

哀鸿遍野，鬼哭狼嚎。